



斯蒂文生 奧士本著

退潮



退 潮

〔英〕斯蒂文生 奥士本 著

江 泽 玖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Robert Louis Stevenson, Lloyd Osbourne

THE EBB-TIDE

本书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London, 1923 年版译出

退 潮

〔英〕斯蒂文生 奥士本 著

江 泽 玖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875 插页1 字数118,900

1984年6月新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5,200 册

（据原新文艺版修订、重排）

书号：10188·474 定价：0.59 元

“在人生的事业里有一种潮汐规律”①

目 次

第 一 章	海滨之夜.....	1
第 二 章	海滨的清晨——三封信.....	18
第 三 章	古老的监狱——转运.....	32
第 四 章	黄色的旗帜.....	45
第 五 章	一船香槟酒.....	54
第 六 章	伙伴们.....	81
第 七 章	采珍珠的人.....	92
第 八 章	进一步的相识.....	110
第 九 章	酒 宴.....	127
第 十 章	可通之路.....	138
第十一章	大卫和歌利亚.....	153
第十二章	尾 声.....	177
编 后 记		180

第一章 海滨之夜

在太平洋的群岛上，到处分散着好多种族不同的欧洲人，而且差不多是各种阶级的人都有，他们在那儿活动办事业，同时也把疾病传布到各处地方。这些人当中，有的人过的很兴旺顺遂，有的人却过着单调坐吃的日子。有的人已经登上了王位，统治好几个小岛，还拥有海军。还有的人照样要靠结婚过活；他们什么事也不干，就靠一个又结实又愉快的黑皮肤的太太养活他们；他们打扮得象土人们一样，可是终究带一些外国人的风度，走路的时候也是外国人的派头，或是还保留一些他们过去作为绅士同将相的残留物件，好比单片眼镜等等。他们懒洋洋地躺在棕榈树叶子荫蔽的走廊上，说一些他们从前在音乐厅里的情形给岛上的土人们消遣。可是也照样还有一些人，没有那么圆通，没有那么能干，没有那么好的运道，或者没有那么下流，他们在这些不愁吃喝的岛上，还是要挨饿。

在帕皮提城^①老远的郊外地方，有三个这样的人坐在海滨上的普罗树底下。

时候已经不早了。乐队早就散了场，队员们也早已奏着乐，回家去了。一群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商店里的店员啦，海军的官员啦，大家搂着腰，头上戴着花冠，跟在他们后面跳舞。在这座信奉宗教的小城里，家家户户早已灭了灯，安静了

下来。只有街灯还在叶影阴翳的胡同里照耀着，发出象萤火虫似的一圈一圈朦胧的光芒，或者是照在港口的水面上，划出颤抖的影子。在政府的码头旁的好几堆木料中，回荡着呼呼的鼾声。这声音是从那些考究的、装着快船底的双桅纵帆式帆船上飘到岸上来的。它们围拢在一起停泊着，好象是一些小艇似的；船上的水手或是睡在露天底下的甲板上，或是蜷作一团，睡在乱七八糟的货物其中的一个简陋帐篷里。

可是普罗树底下的人，并不想睡觉。假若是在英国的夏季里，这样的天气真不算稀奇，可是在南洋说来，却算是严寒天气了。没有生命的树脂都感觉到了，岛上的每一个鸟笼似的屋子里的椰子油瓶都已经结了冻；这几个人也感觉到了，冷得嗦嗦地发抖哩。他们穿的是挺薄的布衣裳，白天里他们穿着这一身衣服热得淌汗；热带下阵头雨的时候，他们也还是穿着这一套衣服在雨里面淋；最惨的就是，他们根本谈不上有早饭吃，不用说中饭，而晚饭更是没有着落了。

用一句坦率的南洋土话来说，这三个人是在海滨上②。由于他们都同样遭了难，他们是塔希提岛上三个最可怜的说英语的人，所以他们彼此就认识了；除掉他们悲惨的遭遇之外，他们相互之间几乎什么也不知道，连真名实姓都不知道。他们都经过很长时期才落到这种倒霉境地。每个人都在失意后的某一个时期里，为了顾全名誉，换了一个假名字，可是他们当中并没有一个人上过法庭；有两个人性子温厚；其中一个

① 帕皮提(Papeete)：在南太平洋中，是法属社会群岛其中的一个岛屿塔希提的主要城市。

② 南洋人说在海滨上，就是穷愁潦倒的意思。

人,当他坐在普罗树底下哆嗦着的时候,他的口袋里有一本破破烂烂的维吉尔^①的作品。

当然罗,假若这本书卖得出钱的话,劳伯特·赫锐克早就把他的最后的财产出卖了;不过在南洋有的地方虽然很重视文学,但是终究还没有到研究拉丁文的地步;而维吉尔的这本书,他虽然拿它换不上一顿饭吃,在他肚子饿的时候,倒常给他不少安慰。当他缩紧了裤带,躺在一座古老的监狱的地上时,他就念这本书,拣几段他喜欢的念,他发现新选出的诗句不及从前念过的来得美丽,因为往事的回忆,使老诗神圣化了。或者,他在乡下信步漫游的时候,停下来坐在路旁,一面凝视着海那边爱米阿岛^②上的群山;一面翻着《伊尼特》^③,想求一个签卜^④。假若这句签卜(签卜总归是这样的)不能肯定的答复他,也不能鼓励他,那末这个流浪汉的回忆里至少会涌现出当日在英国的情况:忙忙乱乱的教室,绿油油的操场,在家里度过的假日,伦敦的终年不停的闹声,还有家里火炉旁的天伦之乐,他的白发苍苍的父亲。因为我们在学校里被逼着,吃了不少苦,来研究这些拘泥的、一本正经的、古典派的作家,派定把他们的作品吸收进去,记得牢牢的,成为天赋的一样;所以回想维吉尔的诗句的时候,倒没有想到曼图亚^⑤或是奥

① 维吉尔(Virgil, Publius Maro, 公元前70—公元前19):古罗马著名的诗人。

② 爱米阿岛(Eimeo):又名莫雷阿(Moreea),南太平洋中社会群岛之一岛屿,在塔希提西北二十五英里。

③ 《伊尼特》(Æneid):维吉尔著的仿荷马体的叙事诗,共十二篇。

④ 欧美人有一种迷信的风俗,随手翻开《圣经》,以首先看到的第一句话作为签卜。

⑤ 曼图亚(Mantua):在意大利北部,明西奥河流域。

古斯都^①，反而回想到英国的地方，和那一去不返的青年学生时代。

劳伯特·赫锐克的父亲是一个精明、活跃、野心勃勃的人，是一家相当大的伦敦证券交易所里的一个起码的老板。他对于他的儿子，抱着很大的希望；把他送到一个好学校去念书，在那个学校里得到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后来就进了西部大学^②。劳伯特虽然颇有才学，也挺有风趣（他在这两方面都很不错），但是他却毫无恒心，也不够成熟老练，读书不上正路，他本来应该读希腊文，却去研究音乐和心理学，最后只得了一个不足道的学位。差不多同时，伦敦证券交易所不幸倒闭了；赫锐克先生只得重新打天下，在一家陌生的办公室里做一个小职员，劳伯特便放弃他的野心，接受一个他自己又讨厌又看不起的职业，还要感恩不尽。他天生不会算账，对业务不感兴趣，讨厌刻板的办公时间，看不起生意人只想赚钱发迹。他宁可好好做人，根本没有发财致富的野心。一个更荒唐或者胆子更大一点的年轻人一定不会这样安于天命；或者会以写作来谋取他的前途；再不然就当兵去。劳伯特比较谨慎，也可能比较胆小，于是就顺承了这种生活，这样一来他马上就可以贴补家用了。但是他虽然这样做，心里却三心两意；避免在他从前的同伴住的地方附近工作，因此给他好几处职业，由他选的时候，他竟拣了到纽约去当一个小职员。

从此他的事业就不断地遭到失败。他不喝酒，他很老实，他从来没有跟他的老板闹过气，可是到处都把他解雇了。

① 奥古斯都(Augustus, 公元前63—公元14): 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

② 西部大学即牛津大学，因牛津在伦敦的西面。

因为他对职业毫无兴趣，所以从来不去留心它；他每天要出不少毛病，不是把业务疏忽了，就是把事情弄糟了。他从这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从一座城跑到另一座城，他就成了一个十足的一无所长的人。没有一个人听到这样的批评而不面红耳赤；实在的，再没有比这话更叫人丧尽脸面，失去自尊了。至于赫锐克呢，他意识到自己的才能和学识，正因为他根本看不起这些卑微活儿，而他却又干不好，他更是痛苦万分。他在刚刚失意的时候，就不能汇钱回家；过了不久，信上除了说起失败以外，没有别的好说，他干脆不写信回家了。大约在这个故事开始的前一年，在旧金山^①，一个粗俗不堪的德国籍犹太人在一怒之下又突然把他解雇了。他的自尊心至此丧失净尽，因着一时的心血来潮，竟改名换姓，把他的最后的一块钱在一艘名叫帕皮提城的二桅邮船上买了一个铺位。或者连赫锐克自己也说不上他这样逃到南洋去到底有什么打算。毫无疑问的，那儿有的是珍珠同干椰子仁^②，可以赚一笔钱；毫无疑问的，有好多人都没有他那么能干，在这些岛上居然也变成了皇后的随员，或是皇帝的钦差。但是假若赫锐克果真是抱着雄谋大志跑到那儿去的话，他一定会仍旧用真姓名。可是他用了个假名字，那就表示他的道德整个儿破了产；他完全萎靡下来，再也不打算重新振作起来，或是想法子接济他穷困的家。他跑到这群岛上来（因为他知道这儿气候温和，面包的价钱便宜，举动行为都可以随随便便），是躲避生活的斗争和他

① 旧金山(San Francisco): 或称三藩市，位于太平洋岸的中部，是美国在太平洋岸第一要港。

② 干椰子仁(Copra): 南太平洋群岛土著将椰子仁切碎晒干，供榨椰子油用。

当前的责任。他已经说过，他反正是倒霉定了；那么倒霉日子也得过得舒服一点儿。

幸亏他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会说出“我要下贱”这样的话来。赫锐克在这个岛上照旧是一蹶不振。换了一个新的地方，用了一个新名字，他吃的苦头可还是不下于从前。他找到了一个职业，可是又象从前一样丢了饭碗；饭店的老板们让他白吃白喝了不少日子，后来他索性到马路边上公开地讨饭去了。日子这样过下去，他虽然脾气好，终究也忍耐不住了，经过一趟两趟别人不肯接济，赫锐克变得害臊起来。虽然有不少女人肯养一个比他更下流更丑陋的汉子，可是赫锐克从来没有碰到，也不认识这样的女人：即使遇见了或者是认识了她们，他总算还有一点儿大丈夫的气概，也会嫌恶这种勾当，宁可饿死也不干。他不是在大雨里面淋得透湿，就是白天在酷热的太阳里晒，再不然晚上冻得发抖；一个废弃的、破破烂烂的监狱，成了他的安身之处；他或是去行乞，或是从垃圾堆里扒出一点儿东西来当饭吃。他的两个伴儿同他一样的无家可归。这几个月来他悔恨懊丧。他已经懂得向命运妥协是怎么回事，幼稚的使性子和反抗命运是什么味儿，也懂得了木然无动于衷、沉沦在失望的日子的滋味。日久以后他也改变了。他不再想到没落的日子还会是舒舒服服或是快快活活的；他知道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早就知道他不会再出头了，如今他也从经验中体味到，他也不会低三下四地委曲求全。他有那么一股子劲，决不是骄傲也不是力量，大概只是教养的关系，使他不肯妥协。他越来越生气，他怎么会弄到这种地步，有的时候他简直奇怪他怎么会忍受得住的。

现在已经是整整四个月了，可是仍旧是老样子，一点也看不出会有什么起色。一轮明月穿过翻飞的浮云；大大小小，各色各样，厚薄不一的云块，有的黑得象墨渍，有的细得象薄纱，南国皓月在云层中放出焕发的光辉，普照着美丽的和丑恶的景致：照耀着小岛上经常覆盖着轻云的山头；稀疏疏地点缀着几盏灯的林荫隐蔽的城池；港口里船只上的桅杆；平滑如镜的礁湖①以及白浪冲击着的同海岸平行的珊瑚礁堤。月光象牛眼灯②似的眺望着他的伙伴们；照着那个高高大大的美国人，他自称是勃郎恩，据说是一个潦倒的船长；也照着那个小矮子，他的眼睛无神，笑起来咧着一张嘴，门牙全部掉了，是一个又俗气，心肠又坏的伦敦小店员。这就是劳伯特·赫锐克的同伴！这个美国船长至少还象个人；他为人又忠诚可靠，又温良果断，你可以同他做一个朋友而不感到惭愧。可是另外一个人简直坏得不可收拾，他有时候自称是黑，有时候又自称是汤姆金斯，他自己也好笑，他竟会有这么多姓名。帕皮提的每一家店，他都去当过店员，因为这个家伙也有他的本领。每一家店都毫无例外地把他轰出来。他实在太下贱卑鄙，把从前的老板都得罪了，他们在大街上遇到他的时候，简直把他当一条狗，他所有的老同事也是一样，他们躲避他，象躲避债主似的。

不多久以前，从秘鲁开来了一艘船，带来了一种流行性感冒，这毛病现在在这岛上猖獗地流行着，尤其以帕皮提城最为厉害。普罗树的四周，到处可以听到此起彼伏的凄惨的咳嗽

① 礁湖(lagoon): 也称咸水湖，海洋中由沙岸或珊瑚岛围绕成的浅水湖。

② 牛眼灯(bull's-eye): 一种光线集中，光度非常强的灯。

声，他们咳得喘不过气来。当地的土人向来稍微有一点寒热就受不了的，这些得了病的土人都从房子里爬出来想凉快一下。他们蹲在岸上，或是蹲在沙滩上的小划子上，痛苦地等着天亮。就象村落里夜晚的鸡啼声，从一个农庄传到另一个农庄一样，咳嗽的声音发作了，传布开去，在远方消逝了，接着又起了一阵咳嗽声。每一个可怜的、哆嗦着的病人听到邻人的咳嗽声，也会狠咳起来，死去活来地咳上几分钟。咳过以后精疲力尽，嗓子也哑了，精力也没有了。假若一个人富于恻隐之心，那末这帕皮提的海滨，在那个疾病猖獗的寒夜里，可真是个值得他同情的地方。所有的病人当中，大概要算这个伦敦的店员最不值得怜恤，但他实在是最可怜的一个，他过惯了另外一种日子，有房子，有床铺，有人看护他，享受病人吃的珍馐。现在他却饿着肚子，睡在寒冷的露天底下，听凭大风吹刮。他本来体质就很衰弱，生了这病更咳得五脏俱裂，他的伙伴们看到他能经受得住，十分惊奇。他们从心底里可怜他，同时又不免厌恶他，两种矛盾的心情斗争着，同情心终于压住厌恶的心情。他们怕照顾这样一个令人恶心的毛病，因此更加嫌他；同时，他们又感到惭愧，自己竟有这样狠心不人道的想法；为了赔补自己的过错，于是更加卖力，更殷勤地来服侍他。他们甚至因为知道他是一个坏蛋，反而更加体贴他；他只不过是放纵和自私自利，可是一想到他要死去，总是不太忍心。有的时候他们把他扶起来，有的时候他们帮忙帮错了，去捶他的背。一阵咳嗽以后，这个可怜虫上气不接下气，脸色惨白，又躺下去，他们有时候盯着瞧他的脸，疑疑惑惑地看他还有没有一息生气。（每个人多少有一点美德；这个店员的美德就是勇

敢。)这时候,他赶忙向他们打趣地保证他没有死,虽然这种打趣有时候不免有点粗俗。

有一趟,他喘着气说:“伙计们,我很好呀,这样一来可以把我喉咙的肌肉锻炼得结实一点。”

船长嚷着说:“啊!真亏你受的。”

病人断断续续地继续说:“噢!我还有一份胆量,但是我也认为这样怪不好受的,我们三个人当中,竟只有我一个人倒上了霉,要这一套把戏。我想在你们两个人当中,也有一个要染上了。唉!跟我聊聊天吧!”

船长回答说:“我的孩子,问题是没有什么话说呀!”

赫锐克说:“假若你高兴听的话,我就跟你谈谈我在想些什么。”

店员说:“随便你说什么,我只要让我觉得我还没有死。”

赫锐克脸朝下趴在地上,开始讲故事,慢条斯理地轻轻地说着,看上去他并没有什么好说,不过是在那儿胡扯,消磨时间。

他开始说道:“好吧!我是这样想的,我想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帕皮提的海滨——又有明月高照,又刮着大风,还有人在那儿咳嗽,可以说是样样俱全了——我又冷又饿,垂头丧气,大约有九十岁了,在帕皮提的海滨上已经过了二百二十年^①,我又想我希望有一只戒指^②,让我擦一下;或者有一个

① 赫锐克的这一篇话,完全是想入非非的瞎话,内容全是东扯西拉,或是是非颠倒。如:他只活了九十岁,在帕皮提却待了二百二十年。下面还有好多类似的例子。

② 此处是指擦一擦就可以出现奇迹的“魔戒”,或称“魔指环”,童话中常提起魔指环。

神仙教母^①，或者有请魔王^②的本领，我想应该怎样去使这一套魔术，我记得戒指是用脑盖骨做的，因为我在《自由射手》^③中看见过的，还得把大衣脱下来，卷起袖子，因为我记得福姆斯^④演卡斯帕^⑤的时候是这样做的，从他的做法中还可以看出，他对这套把戏是很有研究的；还得有一点会冒烟^⑥的捞什子，又要有臭味，我敢说一支雪茄烟就成了；而且还应该把《主祷文》^⑦倒着背出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背，倒着背也要一点本事的，是吗？后来我又想我会不会从头背到底，我想我会。可是，我刚刚念到‘无穷尽之世’^⑧的时候，就看见一个人穿着一件拍鲁服，胳膊底下夹着一条席子，从城里走到海滨上来。他是一个挺难看的老头儿，又瘸又跛，一直在咳嗽，起头的时候

① 神仙教母(fairy god mother): 童话中常说起神仙教母如何帮助教子脱离穷困的环境，如《灰姑娘》(Cinderella)等。

② 魔王(Beelzebub): 事详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二节至三十三节。

③ 《自由射手》(Freischütz): 弗雷休兹是一个传奇中的人物，他和魔鬼订了一个合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开六枪，可是第七枪，必要随从魔鬼的心愿，这一传奇在十四至十五世纪时非常流行。

④ 福姆斯(Karl Johann Formes, 1810—1889): 德国的男低音歌唱家。

⑤ 卡斯帕(Hauser Kaspar, 1812—1833): 一个德国的弃婴，他自称一直被幽禁在一间黑屋子里，某夜，一陌生人给他一封信，指引他脱离黑暗，他终于受到一个爵士的保护。又一日，另一陌生人约他在某地相会，答应将他的身世告诉他，结果他被此人刺伤，因此死去。当时德国好多流行的故事都取材于这一段事。

⑥ 冒烟: 一般童话在术士施行魔术，或魔鬼降临时常冒烟，如《天方夜谭》中的《渔夫》等。

⑦ 《主祷文》(Our Lord's Prayer): 基督教的一种祷文。

⑧ “无穷尽之世”(world without end): 《主祷文》中并没有这句祷文，是另一篇《圣三光荣颂》祷文中的最末一句。

我真不喜欢他的这副样子。后来他实在咳得太厉害了，我很可怜这个老家伙。我记得，我们有一点儿咳嗽药水，是美国领事给船长，让他给黑吃的。这种药水对于黑一点用处也没有，我想或者可以治好这位老先生，我就站了起来，说道：‘喂！’他也说：‘喂！’我说：‘我跟你讲呀，我这瓶子里，有一点最灵效的药水，可以治好你的咳嗽，你懂吗？你上我这儿来，我倒一汤匙药水在我手掌心里给你，因为我们所有的碟子都存到银行里去了。’这个老头儿就走到我面前来了，他越走得近，我越讨厌他。但是你们知道，我的话已经说出口了——”

店员打断他的话说：“你胡说八道的说些什么？好像是迷信故事里面的废话。”

赫锐克说：“这是一个故事，我在家里的时候常说给孩子们听，假若你嫌烦的话，我就不讲了。”

生病的人不耐烦地回答说：“啊，讲下去吧！总比不讲好。”

赫锐克继续说：“好吧！我把药水刚给他吃下去，他就挺直了身子，样子也变了，我看他根本不是一个塔希提人，好象是一个阿拉伯人，下巴颏儿上还留着长胡子。他说：‘做好事有好报。我是《天方夜谭》^①里的一个魔术师，我的胳膊底下夹的席子就是一个叫什么穆罕默德·本恩的家伙的毯子^②。你只要吩咐，就可以乘着这块毯子飞走。’我嚷着说：‘你的意思

① 《天方夜谭》(Arabian Nights): 又名《一千〇一夜》，是一本童话故事，书中所叙述的多为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故事。

② 《天方夜谭》中有一篇，叙述三位印度皇子为了争娶一位美丽的公主，皇帝命他们出去觅宝藏，大皇子找到一块飞毯，一瞬间便到了他要去的

是说，这块毯子，就是那块飞毯吗？’他说：‘正是那块毯子。’我有点半信半疑地说：‘自从我上次看过《天方夜谭》以后，你到美国去过吗？’他说：‘我想去过，我到处都跑。一个人有了这样的一块毯子，决不会老呆在一所两幢一连的别墅①里过日子。’我觉得他说得很合情理，我就说道：‘好吧！你是不是说，我只要上了这块毯子就可以直接到英国的伦敦去啊？’船长，我说‘英国的伦敦’，因为他好象在美国呆了好久啦。他说，‘一眨眼就到了。’我于是算算时辰上的差别②。船长，帕皮提和伦敦相差多少时刻？”

水手回答说：“根据格林威治③和维纳斯岬④来说，相差九个钟头零几分几秒钟。”

赫锐克继续说：“对啦，我也是这么想。大概是相差九个钟头。假若这儿是清早三点钟，我想我到伦敦大概是中午；我想到这儿高兴极了。我说，‘只有一个困难，我一个子儿也没有，到了伦敦不能够买早上的《史登达》报纸，该多么可惜哩。’他说，‘噢！你还不知道这条毯子多么方便。你看见这个口袋吗？你只要把手伸进去，就可以抓出一大把金镑⑤来。’”

① 两幢一连的别墅(Semi-detached villa)：两幢房子连在一起，当中共一堵隔墙。

② 时辰上的差别：此处是指不同经度的国家于地球旋转时，所产生的时刻上的差别，如苏联的莫斯科同北京相差六小时，莫斯科为早上六点钟，北京已是中午十二点钟。

③ 格林威治(Greenwich)：处于伦敦郊外六英里的地方，在泰晤士河右岸，格林威治公园内设有天文台，为经度的起点。

④ 维纳斯岬(Point Venus)：塔希提北部的一港口，在帕皮提东北面。

⑤ 金镑(Sovereign)：为英国的一种钱币，现已不用。